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冰心文选·小说卷/王炳根选编. —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07.10
ISBN 978-7-5334-4833-2

Ⅰ.**冰…** Ⅱ.**王…** Ⅲ.①**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**②**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** Ⅳ.I217.2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**数据核字**（2007）**第** 155037 **号**

冰心文选·小说卷
王炳根 选编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（**福州梦山路** 27 **号 邮编**：350001
电话：0591—83726971 83733693
传真：83726980 **网址**：www.fep.com.cn）
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（**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**：350012）
开本 850 **毫米**×1168 **毫米** 1/32 9.125 **印张** 213 **千字** 2 **插页**
2007 **年** 12 **月第** 1 **版** 2007 **年** 12 **月第** 1 **次印刷**
印数：1—5 100
ISBN 978-7-5334-4833-2 **定价**：18.00 **元**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
请向出版科（电话：0591—83726019）**调换**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前言：

为人生与为未来的艺术/1

——冰心的小说　王炳根

〖第一辑〗

两个家庭/11

斯人独憔悴/22

秋雨秋风愁煞人/31

去国/44

庄鸿的姊姊/57

一个忧郁的青年/63

超人/67

爱的实现/75

离家的一年/79

悟/93

遗书/113

姑姑/135

〖第二辑〗

最后的安息/141

还乡/151

一个兵丁/158

一个军官的笔记/161

三儿/166

鱼儿/168

海上/172

一个不重要的兵丁/176

六一姊/179

分/187
冬儿姑娘/198

〖第三辑〗
第一次宴会/203
三年/214
我们太太的客厅/219
无题/241
空巢/246
万般皆上品……/257
——一个副教授的独白
落价/259

〖第四辑〗
骰子/263
世界上有的是快乐……光明/268
月光/272
最后的使者/277
疯人笔记/281

前　言

为人生与为未来的艺术
——冰心的小说

王炳根

(一)

冰心最先产生影响，便是她的小说。五四时期，社会动荡，思想活跃，冰心此时走上文坛，以她的《两个家庭》夹带着“冰心女士”这一陌生的名字，连载于京城名报《晨报》上。从此，一发而不可收，仅在1919年五四之后的半年时间内，冰心作小说五篇，篇篇都登在《晨报》显要的位置上。那时间在《晨报》如此密集地发表小说，天下无双。

冰心一生作小说75篇，平均起来一年一篇，与每月一篇平均数的散文，不可等量齐观。冰心与鲁迅一样，未写

过长篇小说，都是曾有过构想。晚年的冰心曾想写“甲午海战”，但未落笔便先落泪，写不下去，最后只开了一个头，成为未曾示人的遗稿，收在《冰心佚文卷》中。

冰心小说的数量不多，但往往是阅读者与研究者的兴趣点，尤其是早年的冰心论，所论多关注小说，足见其小说的分量了。茅盾的《冰心论》，以《〈往事〉——以诗代序》为脉络，观照冰心的创作，论据大多在小说里找寻，分析得透彻的也在小说上。王瑶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、唐弢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，都有很大的篇幅论述冰心的小说，而夏志清、杨义等学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，自然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冰心的小说了。

上个世纪30年代，冰心为开明书局出版的《冰心全集》写序，回忆到最初的小说创作：因为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，因为不断地读到《新潮》《新青年》《改造》这样的刊物，因为知道了杜威和罗素，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，同时懂得小说里有哲学，这才开始了写小说。《两个家庭》登出来之后，“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，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放园表兄，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。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，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，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，如《斯人独憔悴》《去国》《庄鸿的姊姊》之类”。[①]冰心自己称这些小说为“问题小说”，这大概是后来一直被论者使用的“问题小说”概念的由来。

有人将冰心的问题小说细分为“社会黑暗问题”、“妇女问题”、“反战问题”、“青年问题”等等。如果以描写的内容划分，固然也都没错，但实际上，以冰心当时的身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与生活的接触面而言，主要是一个青年人对社会、人生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思考，即以女学生谢婉莹的身份视角所提出的问题与寻求的解答。不同的家庭环境与生活方式，可能导致一个人的堕落与毁灭（《两个家庭》）；社会的腐败，衙门的黑暗，使得一腔报国热情化为满腹的愤恨而离去（《去国》）；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宗法观念与接受教育不平等的事实，可能使得很有才华的女性忧郁而死（《庄鸿的姊姊》）；那一群活泼的女中学生，也会因此而断送前途，或因疾病而亡，或因被迫嫁给了富家子弟而断送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（《秋雨秋风愁煞人》）等。因而，亲眼看到社会黑暗而看不到未来的前途与希望的年轻人，思想悲观，情绪忧郁。何彬（《超人》）将自己幽闭在个人的生活与感情的世界里，冷着心肠，不与别人往来，想做尼采般的“超人”；彬君（《一个忧郁的青年》）原本性情活泼，“平日都是有说有笑，轻易不显出愁容的。近一年来，忽然偏于忧郁静寂”，常常低头看书，抬头想事，连人也不爱搭理。作出如是的描写，也许有一定的社会价值，但如果放在五四运动那一片“打倒”与“摧毁”的喊杀、血与火的场面中去，便是平淡的了，然而冰心的意义，在于对这种现象与描写所给出的思考，由此显示出她与社会激进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。想做“超人”的何彬，竟在一个叫禄儿的小朋友的启示下回到人间。冰心不相信世间存在着超人，纵是有自命为超人的人，或将自己锁于一角想成为超人的人，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悖论。接下来，便出现了描写指向的分野。如果极端一下，或者偏激一些，何彬做不成超人也可

愤世嫉俗，成为毁坏者或颓废者，冰心竟是将他带到了有着家庭温情的人世间，救赎的力量竟是如宗教般的母爱：世界上的人都是母亲的儿子，“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牵连，不是互相遗弃的”。因了这种彻骨的感悟，当这个从所租住公寓房的程姥姥与禄儿身边搬出的曾是“冷心肠”的何彬，迎着的是星光、月光、泪光与花儿，似一个经过洗礼的人了。“方外人”彬君的忧郁与自闭，并非厌世之举，他的自闭在于思考，他的忧郁是因为“眼前的事事物物，都有了问题，满了问题”，比如人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活着是为了什么等等。而“世界上一切的问题，都是相连的。要解决个人的问题，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，社会的各问题。要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，要想象将来的状况。——这千千万万，纷如乱丝的念头，环绕着前后左右，如何能不烦躁？’忧郁是“要明白人生的意义，要创造我的人生观，要解决一切的问题”。忧郁不是悲观，忧郁的后面便是奋斗，虽然冰心并没有给出一个奋斗的目标，但却是希望有人与之共同奋斗，共同改造这个有问题的社会与人生。这种对青年人的指向，最终没有导致对家庭的出走，对社会的决裂，显示出冰心社会改良的立场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冰心五四时期对青年人的描写，显示了她对动荡的时代与社会的基本立场，对青年人生价值选择的基本立场。她是从灵魂的层面来开展的，救赎的力量是母爱与家庭，而不是什么主义、什么思想。在她看来，

这种力量是强大的，可以疏导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与互信，可以引导人回到童贞的时代（或说是纯真的境界），可以消除众多附依于人身上的不健康的菌体；而对于社会的黑暗，举起的是改良的大旗（这种改良包括“去国”等），让大地重现光明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，而非对抗性的摧毁。

（二）

冰心并非来自平民底层，她的生活环境也隔着底层，但作为一个作家，并没有囿于自己的身份与生活环境，她的平民意识（她认为自己并不是“乌衣门第”出身，而是一个不识字、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）与社会责任感，使她对下层平民保持了一种切不断的联系，哪怕是少量的接触与偶然的观察，也能记忆在胸，以她的敏感与灵气，构成了精致的小说作品。在这里，童养媳的惠姑（《最后的安息》）、军营中可怜的兵丁（《一个兵丁》）、战壕里炮火下的相互对阵的“我”与忠平（《一个军官的笔记》）、背着大筐儿拾破烂的三儿等，都是很感人的形象。当然还有后来比较亮色一些的“六一姊”与泼辣的“冬儿姑娘”。冰心自己说之所以会有这些作品的原因是，“问题小说”写完了，便搜肠刮肚地回忆童年往事，那些个在烟台兵营的所见与所闻便涌到了笔尖上来，所以，冰心对下层人物的描写，大多持童年目光，就像《一个兵丁》中小玲的目光。由于这种目光，所以对描写中的下层人物，多寄同情，甚至和

着泪水，但未对苦难与不平，发出大声的呼喊与奋力的抗争，甚至连这种意识也没有。在“我”被敌方击伤后，在不安于废人行将结束自己生命之际，想到的是“和平”、“怜悯”与“爱”，“我”在笔记中写道：“我不恨你们，只可怜你们！”“我”认为：“世界的历史，一页一页的翻过去……上帝也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；不再有死，也不再有悲哀，哭号，疼痛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”这些看起来是多么得空泛与苍白，那时的冰心写起来却是真诚的。显然，这种描写与对待苦难的态度，与当时抗争的文学，都有些格格不入，所以受到来自社会革命阵容中的批评，也就不奇怪了。但是，文学描写一时一地，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，优秀的文学作品将会超越时空与地域，以宽容的态度面对过去的历史，以同情的心态面对底层，以爱的姿态面对社会与未来，也许冰心的文学主张有着某种超前的意识？

1929 年 6 月，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组成了家庭。二三十年代，北平的知识界相当活跃，报纸副刊、文艺沙龙、学术团体、大学讲坛等，处处活跃着知识分子的身影。这一段时间，冰心的主要精力在于教师、在于家庭，写作相对较少。但这时，她倒是有了心情，观察起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性状来，偶有的小说创作，大抵离不开知识分子了。从《分》中写到的教授，到《第一次宴会》写学者们的集会，到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中的文人墨客，笔墨所向均在知识阶层。冰心写青年，常以忧郁为底色，描写下层人物，则以同情为基调，到她描写自己圈子里的人物时，则就调

侃与幽默起来了：刚生下来的婴儿，一个父为屠夫，一个父为教授，悬殊的身份，使得这对一到世界上来的婴儿，便有了不同的待遇，那婴儿的独白与对话是极有意思的描写，强悍与懦弱，便在婴儿的话语中跳了出来（《分》）。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的调侃与批评更为明显，甚至可能像一幅讽刺画，无论是“我们太太”、还是诗人、哲学家、画家、科学家、外国的风流寡妇，冰心简洁地勾画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，但不论是哪种身份、哪种个性，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、虚荣与虚幻，这“三虚”于人于世都将一事无成，甚至爱情都会萎缩，这种知识阶级对上层社会的讽刺与调侃，表达了冰心对他们的不敬与不亲近的态度。正因为如此，这部作品曾引起一些人的不快，尤其是当时林徽因在京城是一个很有影响与很有魅力的人物，经常有知识阶层的人在她的客厅集会，议事议政议文，而她的那个文人集会的沙龙也叫“太太客厅”。于是，不免有人对号入座，说冰心讽刺的就是林徽因。这个事件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其实，小说就是小说，冰心调侃与讽刺的只是某种知识阶层的现象，而非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。

冰心晚年的小说描写的依然是知识分子，但这时的知识分子却已是历经沧海桑田了，不再是她调侃的对象，而感叹着思考着他们的命运。《空巢》是冰心晚年的代表作，梁教授在海外生活富足，有汽车、有房子、有一应所需要的家具，但却缺少了亲情，孩子飞出去了，妻子去世后，家便成了空巢，“却入空巢里，啁啾终夜悲”成了梁教授的生活写照。“我”在国内经受过苦难，“文革”中家被抄，

书被搜，住过牛棚，写过检讨，但晚年却有事业与追求、有家庭的温情与欢乐，这是同一代知识分子，由于过去与现在对生活不同的选择，所得出各异的晚景。显然，冰心将感情的笔墨搁在“我”这一头，“你们这个‘巢’多‘满’啊”，老梁说过便消失在飞往遥远空巢的灯光里了。冰心写这个作品与她早年一样，使用白描手法，但是诗化色彩淡了，感情则趋醇厚而含蓄，又与她早年的小说有了区别。其他几篇小说的笔调也都落在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身上，与她晚年的散文、杂文中呼吁尊重知识与尊重人才，形成了呼应：“现在人人都在说，一切东西都在天天涨价，只有两样东西落价，一样是‘破烂’，一样是知识……”（《落价》）这是80年代在她的散文与杂文中经常出现的主题。

（三）

《疯人笔记》是20年代初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的一篇小说，此文一出，冰心变样，一直在描写问题与人生的冰心，一向借人物借事实来写小说的冰心，笔调全改，似乎满篇都是呓语，拉来拉去的绳子、小树变成的石像、“黑的他”、“白的他”、乌鸦、上帝、印度母亲和乱丝等等。小说登出来后，读者迷惑，几乎是众口一词——读不懂。当时有人撰文，说是冰心“变体”的小说，“处处可见出象征的色彩来”。并说，这类小说“在中国的新文坛上，是很少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”。[②]的确，这是一篇到现在还是读不甚懂的小说，作者以疯人的口吻与内心独白的形式，写到生、写到死、写到爱与恨，还写到过去与未来，渺渺宇宙、茫茫人寰，都在“我”笔下的几千字内。所以，与其说是象征，不如说是神秘（作者说是“极隐秘”的事情），神秘到不知作者为何如此下笔，“印度的母亲，原是住在瓶子里的；瓶子破了，便没了住处了。这瓶子是乱丝纠成的，乱丝腐了，自然瓶子也要破的。其实并不是乱丝腐了，只因世界上都是乱丝，也不必分彼此了。这倒不干我的事，我只拉我的绳子就完了。因为世人的鞋，终古是破烂的，我要不拉，就消灭了许多，永远没有人知道了，这是极可痛心的事！”这样的文字充满了全篇。何止是这一篇，之前的《一个奇异的梦》《月光》《骰子》《最后的使者》《世界上有的是快乐……光明》等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

冰心是个极清醒极理智之人，她的小说总是构思单纯而明朗，曲折一些（别说离奇了）的故事情节都不使用，为何会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几篇令人读不懂的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小说？如果从创作的心理学上说，有个艺术上追求变数的现象，而从生活上理解，那时的冰心可能沉湎于基督教的教义里了，她的宗教诗《客西马尼花园》《他是谁》《髑髅地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，读者不妨可以联系起来阅读。

2007 年 5 月 14 日于根舍

①冰心：《我的文学生活》，李辉主编“大象人物自述丛书”之《冰心自述》（王炳根选编），大象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。

②剑三：《论冰心的〈超人〉与〈疯人笔记〉》，王炳根等主编《冰心论集》（上）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。

〖第一辑〗

两个家庭

前两个多月，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，演讲“家庭与国家关系”。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，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，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，说得痛快淋漓。当下我一面听，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，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，我就回家去了。

路上车上，我还是看那本笔记。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：“姐姐！来我们家里坐坐。”抬头一看，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，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；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，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，所以今天她看见我，一定要拉我进去。我想明天是星期日，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，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，就下了车，同她进去。

舅母在屋里做活，看见我进来，就放下针线，拉过一张椅子，叫我坐下。一面笑说：“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，家里的人都好么？功课忙不忙？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，还没有等到说完，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，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，要我说故事。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，说：“古典都说完了。只有今典你听不听？’她正要回答，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。我要乱她的注意，就问说：“妹妹！你听谁哭呢？’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：“是陈家的大宝哭呢，我们看一看去。”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，又指给我看说：



五四运动的惊雷，将冰心震上了写作的道路。这就是当年的“女学生谢婉莹”。

“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，那个哭的孩子，就是大宝。”

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，只隔一个竹篱，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，现在都枯落下来；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，把豆根拔去，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面，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。

陈家的后院，对着篱笆，是一所厨房，里面看不清楚，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。外面门口，堆着许多什物，如破瓷盆之类。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。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，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。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，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，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，只管坐在地下，抓土捏小泥人玩耍。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哝哝的不知说些什么。表妹悄悄地对我说：“他们老妈子真可笑，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，因此也常常打吵。”

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，挽着一把头发，拖着鞋子，睡眼惺忪，容貌倒还美丽，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。一出来就问大宝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’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，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：“他们欺负我，不许我玩！’陈太太啐了一声：“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，李妈也不劝一劝！’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，陈太太一面坐下，一面摆手说：“不用说了，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，我花钱雇你们来做什么，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？’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：“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，哭的我心里不耐烦，不许哭了！”大宝接了铜子，擦了眼泪，就跟李妈出去了。

陈太太回头叫王妈，就又有一个老妈子，拿着梳头匣子，从屋里出来，替她梳头。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，表妹忽然笑了，拉我的衣服，小声说：“姐姐！看大宝一手的泥，都抹到脸上去了！”

过一会儿，陈太太梳完了头。正在洗脸的时候，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。王妈去接了，出来说："太太，高家来催了，打牌的客都来齐了。"陈太太一面擦粉，一面说："你说我就来。"随后也就进去。

我看得忘了神，还只管站着，表妹说："他们都走了，我们走罢。"我摇手说："再等一会儿，你不要忙！"

十分钟以后。陈太太打扮得珠围翠绕的出来，走到厨房门口，右手扶在门框上，对厨房里的老妈子说："高家催得紧，我不吃晚饭了，他们都不在家，老爷回来，你告诉一声儿。"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。

我正要转身，舅母从前面来了，拿着一把扇子，笑着说："你们原来在这里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。"我答应着，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。

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，穿过陈太太屋里，来到后面廊子上。表妹悄声对我说："这就是陈先生。"只听见陈先生问道："刘妈，太太呢？'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："太太刚到高家去了。"陈先生半天不言语。过一会儿又问道："少爷们呢？'刘妈说："上街玩去了。"陈先生急了，说："快去叫他们回来。天都黑了还不回家。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。"

刘妈去了半天，不见回来。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，微微的叹气，一会儿又坐下。点上雪茄，手里拿着报纸，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仍不见他们回来，陈先生猛然站起来，扔了雪茄，戴上帽子，拿着手杖径自走了。

表妹笑说："陈先生又生气走了。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，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，成天里不在家，他们争辩以后，各自走了。他们的李妈说，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。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